

許政揚文存



許政揚著

許政揚文存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黃 克

許政揚文存

許政揚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9印張·1插頁·188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500冊

統一書號：10018·548 定價：1.05元



代序

周汝昌

面對着這一束零落的劫餘殘簡，要爲它的著者政揚兄寫一篇懷念和介紹他的文字，是我此刻的現實，可心裏總覺得這不是現實，是一件難以置信的「幻境」。理一理他的這麼一些遺著，滿懷悽愴。幾番捉筆，歛歛而止。然而我畢竟是不能不寫的，不寫，又何以慰故人於泉下呢。

政揚和我是在燕京大學認識的。起先，並不相熟，我們的「不同點」很大很多。可是說也奇怪，我們以後發現，我們的「共同點」更多，更重要。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了，我經歷了抗戰時期華北淪陷的痛苦歲月之後，重新回到了燕大時，才遇到他的，我本是「三九學號」（即一九三九年考取的「級」次，那已然經歷了很多的小學、中學年代的失學耽誤了），所以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都比他大。他是浙江海寧人，我是河北天津人，可說是「典型的」南士和北人，彼此又都頗以「落落寡合」自負，偏偏我讀的系比他「洋氣」，是西語系，他是中文系，又是「隔行」。因此，我們在中文系的課堂上相值（我的選修課全部是中文系的），彼此「望望然」，不交一語。不過，「望望然」是用眼睛注意的，彼此又都暗暗地留下了印象。我們的另一個「共同點」是都穿長衫，都顯得比「洋學生」們有些儒雅文秀之風度。他留着「長辮頭」，增加了少年豐采。在他當時看我，恐怕是個北方的「儉父」罷？……話要簡斷，我們這樣兩個「不好接近」的人，後來却成了最要好的名符其實的同窗（住一間宿舍）和學侶。

政揚和我的友誼學誼的真正開始是我們二人同時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記得那是第一屆，錄取的又只有我們兩個。我們的志願是以研究民族古典文學為事業，可是又都喜歡外語，並且政揚比我多懂得一種——法語。他比我更喜靜（我實際是頗喜動、頗愛玩、無所不好的），因此讀書治學比我要沉潛得多。住在一間屋，窗外即是未名湖，那湖光塔影，是世界聞名的，兩個「自覺有些抱負」的青年，每日品書談藝，考字徵文，愈談愈覺投契處多，不合處少。那實在是求學時代最值得追憶的令人神往的日子，人生如有清歡至樂，我想這種歡與樂才是真的，因為它像苦茗一樣有迴味。

我那時已經對紅學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揚提及。我告訴他，在南開中學時就「創造」Redolasy這個英文新字，我說：「曹雪芹還懂法文呢！那『溫都里納』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語原字是什麼？」他只思索了一下，馬上翻開了字典，指給我一個 *Vitrine*，講給我聽，兩人十分高興。我並據以寫入《紅樓夢新證》。雖然後來有法文專家為此撰寫專文指出了「溫都里納」應該是 *aventine* 的譯音，比我們的舊說更準確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決這種有趣味的問題的先驅者，還得算是政揚，他的貢獻並不因為當時一下子說不準而減色。

這不過是個小例。我們二人相處的結果，是商定了一條共同治學的主題道路，即：文學既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語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發生許多誤解誤說，而現實當中的這種現象是相當嚴重的，其例舉不勝舉，我們決意從考訂唐宋兩代詞語的確切意義下手——這必然也就涉及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一切事物的歷史具體內容實際，由此進而了解作品的

真正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和作者心境，然後再進行內容和藝術的賞析品評；要將「三者」融為「一體」，冶於一爐，寫出新型的學術論文著作來。

我們不是說說算了的，是實行者：政揚的論文以宋元話本劇曲為主，我以唐宋詩詞為主，分頭並進。我們都為「開端」做了一些工作——儘管那距自己的設想、理想還遠得很，但我們已經安排要繼續共同走這條路。

我們研究院的學業還未完成，我先被成都的華西大學電邀前往作外文系教師去了。我離校離京時，唯有政揚送行，幫我搬行囊（為此傷了手指頭）。臨分手，我望着他說：「咱們成都見。」

我那句話的意思是：我們還要在另外的地方再度相聚，一同沿着既定的治學方向走下去。

到了成都華西西壩，我就用信札和政揚訂了計劃，合撰水滸詳簡二注。詳注規模很大，是供研究者用的，簡注則是為一般讀者。為了試驗，先從簡注的形式作起，同時却也給詳注做好了搜集資料的基礎工作，簡注不過是從中提煉而出的「微型示例」罷了。合作的方法是，一方由政揚提供例證資料，一方我也攢聚個人所得，兩方會齊，去其重複，略臻齊備了，由我選例、並寫出簡注的初稿，準備由政揚再加披閱，最後定稿。

這個工作很快就作完了頭兩回，共得一一八條。我曾將此事寫信告知於顧隨先生，他聽了大喜，回信說：兩回已有這麼多條，壯哉！真勇士也！——可惜，工作也就到此中斷了，原因是學校都開展思想改造的大運動，緊接着高等院校校大調整，我們這研著工作根本無法進行，只好束之高閣。——其實，

我已與華西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說好了，要邀請政揚到中文系任教，也因調整之後華西大學被取消了，一切當然也就成了「畫餅」。本集所編收的，就是我們合作的那一點痕迹。那既然是我一手所爲，當然很不成熟，又未經政揚核訂，疏失難免，爲了存真，都不復修飾，以見我二人一時的規模意度就是了。我們所以要做這件事，是有感於當時的某些空疏寬泛、不切實際的那種以「簡明」自詡的作注釋，其間時似是而非，甚至訛謬觸目皆是。我們想做點札札實實的事，妄欲於那種學風文風有所匡濟。

我們曾發過一個宏願，即爲所關至要的《東京夢華錄》作一部詳密切實的箋注本，因爲這可以將北宋的文學家們的很多活動貫串在裏面，而不僅僅是一部歷史地理城市社會的紀錄而已。已有注本，太不理想了。這個工作政揚其實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閱遍了宋元兩代的載籍，作出了數以萬計的卡片資料。但是我們沒有來得及着手，政揚便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如今編入的這篇《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哪座橋》是留下的唯一的一點痕迹。——這也是我們交換意見、商量既定，由政揚畫了草圖，我據以手繪細圖，寫出了考訂的文字。

這些舊夢前塵，不僅僅是我們文契的感情上的難忘之事，也是學問事業、志願心情上的極爲悵憾的損失和創傷。

政揚的精勤和博洽，常常使我驚訝，他的細密和敏銳，更使我對之有愧。後來我作范石湖、楊誠齋兩注，凡遇疑難，無法解決，去求助於他，真是「如響斯應」。他對宋代的一切是那樣的「如數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舉；最似細瑣而難考的事，去問他，他也竟能對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詩，注到算

命先生是否像小販吆喝叫賣一樣，也自家出聲招徠顧主？難住了。而這是無人可以請教的。一問政揚，他竟能列出證據，證明石湖所寫不虛，南宋江左賣卜之情況確實如此。我當時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舉此一端，他不難知矣。

政揚到了南開大學任教，身體逐步壞了下去。我們的通信是不會久斷的，因為這是我們交流思想感情的唯一方式了，從來札中可以看出他扶病而書是十分吃力的。這些信札偶有殘餘，今天看來，都是很可珍惜的手迹。它們保存了我們當時的一些側影。（至於我寫給政揚的，也與一般書信不同，常常引起他的興奮和感嘆——並且時有絕句小詞雜於其間。由於「文革」，那是片紙不存了。）

一九六三年，我一到津門，其時任何老親舊友都顧不及拜訪，唯政揚處必欲一往。那是夜晚了，他在臥息，我緊挨病榻而坐，執手相看，我真不知話從何處說起，除了安慰他，勸他安心調養，竟無多少「像樣子」的內容。當時和事後，總是悵然之懷，耿耿不舒。然而，未料那一次草草晤語，便是我們的最後一面了。

「文化大革命」完全毀了政揚的心血（最主要的是他多年精力之所聚——驚人數量的網羅宋元一切圖籍的資料卡片工夫），也毀了政揚的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種損失，「大」到什麼程度？我不必做出什麼「科學估量」。我只想說，像政揚這樣的學人，在我們這一代說來，乃是難得多見的極其寶貴的人材，一旦充分發揮了他的作用，在我們的學術史上將會煥發出異樣重要的光采。可是，他却過早地離去。在他之後，我還沒有看到同一學域中又有足以與之媲美的青年學人。

出現。我相信將來一定會有的，不過那須是多少年以後的事，又有誰能「卜」而知之呢？

爲政揚的遺集（只殘餘了這麼令人看了難過的一點）作序，理應多談他的學術。但是我荒廢太久，媿對已逝的政揚，已經是没有多大資格來談了。因此我只借徑於漫述二人的襟期交契，希望能從中略見其爲人，我所以報故人者，就是這樣子，嗚呼，良可媿也。

政揚，姓許氏，海寧硤石人，生於一九二五年，卒於一九六六年。他曾見語：選編《六朝文絮》的許榘先生，就是他的上世。自幼年喜詩，受慈母吟誦之教。有女二。其爲人嚴正不苟，論學觀人，無稍寬假，又有真才實學，遠勝常流，故亦易遭嫉毀，以直性狹中，多所不堪之書生，駕柴車於崎嶇難行之世路，謠詠交侵，病魔來襲，旋爲「四人幫」迫害以死。

壬戌清和月，一九八二年五月杪

周汝昌寫記於北京東城

目錄

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一)

抄手 叉手〔二〕

葫蘆提〔三〕

騙馬〔三〕

包彈 褒彈〔四〕

弟子 弟子孩兒〔五〕

魔合羅〔六〕

沒頭鵝〔八〕

臺槽〔九〕

盆吊〔一〇〕

色長〔一二〕

骨朵 骨都〔二三〕

巴壁 笆壁〔二四〕

彩 采 睬〔二五〕

猱兒〔二六〕

關節〔二六〕

太平車〔二七〕

老子〔二八〕

撮合山〔二九〕

官人〔三〇〕

分曉〔三三〕

打火 燈火店〔三三〕

小閒 閒家 閒的〔三四〕

九百〔三五〕

平人〔三六〕

瓦市〔三七〕

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二)

掩映〔三九〕

分茶〔三一〕

攬廂〔三四〕

餽苑〔三六〕

叉手 抄手〔三八〕

三都捉事使臣〔四二〕

彈〔四五〕

毬樓〔四八〕

摘〔五三〕

一笏 一錠〔五五〕

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三)

蟲蟻〔六三〕

香毯〔六八〕

主張〔七二〕

常賣〔七五〕

角妓〔七八〕

《水滸傳》簡註（許政揚 周汝昌合著）……………

八三

元曲語釋研究參考書目……………

一三一

評新出《水滸》的註解……………

一七五

論雖景臣的《高祖還鄉》〔哨遍〕……………

一八三

關於《高祖還鄉》……………

二〇八

附錄 吳紫銓先生《我對《高祖還鄉》的意見》……………

二一九

向盤與紅頂子——讀《老殘遊記》……………

二二六

校註《古今小說》前言……………

二三三

《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哪座橋……………

二四九

話本徵時……………

二五六

簡帖和尚〔三五六〕

戒指兒記〔三六七〕

後記（朱桂仙）……………

二七五

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一)

抄手 叉手

楊顯之《瀟湘秋夜雨》第一折：「則見他抄定攀蟾折桂手，待趨前，還褪後，我則索慌忙施禮半含羞。」無名氏《漁樵記》第一折：「一葉扁舟繫柳梢，酒開新瓮鮓開包，自從江上爲漁夫，二十年來手不抄。」末二句蓋用漁夫答范仲淹詩意，見何遜《春渚紀聞》：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則抄手卽叉手，宋元間常禮也。故《水滸傳》第三回云：

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買來。」

蓋謂酒保懼於魯達之威，叉手爲禮，極其恭順。又如第十一回：「只見個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第二十八回：「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背叉手猶言背抄手也。叉手之制，今已難徵。顧宋元小說家常云：「叉手不離方寸」，又元李翀《日聞錄》曰：「文六年（按：當作「宣六年」）趙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卽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則叉手必拱手齊胸，俯首及手，如後世所謂揖者矣。

葫蘆提

無名氏《賺蒯通》第四折「想起那韓元帥，葫蘆提斬在法場。」《陳州糶米》第三折「可不先犯了個風流罪，落的價葫蘆提罷俸錢。」葫蘆提，猶今言糊塗，亦俗語，故無定字。宋王陶《談淵》：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構置乖方，物議罪之。方行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緒案當衙並命時，兼葭哀休依孺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成和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緒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鶴露蹄」即葫蘆提，所以譏其政之斃敗也。張文潛《明道雜志》：

錢文穆內相決一滯獄，蘇長公譽以爲霹靂手，錢曰：「僅免葫蘆蹄耳。」

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此，「葫蘆蹄」作「葫蘆提」。程大昌《演繁露》引《師友談紀》，其事與《明道雜志》所載略同，然作「鶴驚蹄」。曰：「卽俳優以爲鶴突者也，鶴突者，糊塗之反也。」呂希哲《家塾記》：「糊塗，讀爲鶴突。」俞德鄰《佩韋齋輯聞》：「鶴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能改齋漫錄》亦云：「鶴突二字，當用糊塗。」按：鶴，胡骨反，見莊季裕《鷄肋編》，與糊音近。

騙馬

無名氏《黃花峪》第二折：「舞劍輪槍并騙馬。」張國賓《合汗衫》第二折：「穩柏，乘舟騙馬。」《雍熙樂府》詠西廂「小桃紅」詞：「騙上如龍馬。」《廣韻》三十三線：「騮，躍上馬，匹戰切。」不作欺盜解。程大昌《演繁露續集》：

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騮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間間，教人習騙。」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叙「百戲」亦曰：

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復上，謂之騙馬。

又曰：

中貴人許敗押隊招呼成列，鼓聲一齊，擲身下馬，手執弓箭，挽鞭子，就地如男子儀拜舞訖，復聽鼓聲，騮馬而上。

然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云：「我騙土牆騰的跳過來。」則騙者，躍也，不必盡謂馬。

又三寶市《西廂記》第三本第三折：「不惹跳龍門，到來學騙馬。」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云：

實文用之於詞者，緣張踰牆樓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構意之工。
予考《水滸傳》第四十六回云：

這人姓時名遷……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又第九十八回：

時遷却把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本事出來。……

由知跳籬騙馬，乃謂鷄鳴狗盜之術，亦元人成語。紅娘之言，似譏張珙學屑小所爲，甘趨下流，着意處本不在「跳躍」也。

包彈 褒彈

喬孟符《揚州夢》第三折：「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掐。」賈仲名《金童玉女》：「是一朵沒包彈嬌柔解語花。」包彈，俗語謂譏彈也。羅大經《鶴林玉露》：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意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宋王楙以爲包彈二字，蓋於包孝肅彈劾爲言。《野客叢書》曰：

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曰「沒包彈」。

然義山《雜纂》「不建時宜」條下已有「筵上包彈品味」一語。《雜纂》雖未必爲玉谿所撰，要是宋以前書。

則兩字不起包拯。野客之說，明係傳會。

包彈字或作褒彈，余謂良是。《孤本元明雜劇》鄭廷玉《金鳳釵》第二折：「寫染得無褒彈。」《元曲選》張國賓《羅李郎》第三折：「青間看紫無褒彈無破綻。」蓋褒者，譽也；彈者，貶也。褒彈云者，猶臧否抑揚而已。

弟子 弟子孩兒

關漢卿《謝天香》第一折：「賣弄的有伎倆，賣弄的有艷姿，則落的臨老來呼弟子。」楊顯之《酷寒亭》第一折：「戀着那送舊迎新賢弟子。」程大昌《演繁露》卷六：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軍者，此其始也。

按：《新唐書·禮樂志》：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

則無論男女，皆稱「弟子」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有「嘌唱弟子張七七」，卷六「元宵」條云：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台弟子更互雜劇。